



网站首页
文学百科

关于本所
论著评介

最新动态
学术回溯

学术要闻
所办刊物

科研成果
新书上架

科研教育
热点关注

当代作家作品
外国文学研究



站内搜索 SEARCH

关键词:

栏目:

全部栏目

搜索

当前位置: 论著评介

亨利·詹姆斯的灵魂画像

——评戴维·洛奇的新作《作者，作者》

“作者！作者！”是每一个剧作家所渴望听到的呼声。当一出新剧在剧院上演，如果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剧终时观众会高呼“作者！作者！”，剧作者便可登台亮相，接受掌声和喝彩的洗礼，尽享成功的喜悦。然而戴维·洛奇(David Lodge)于2004年出版的《作者，作者》(*Author, Author*, 张冲、张琼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这部小说，将激昂的叹号悄悄换成了平实的逗号，个中深味，直待看完小说，才能品出。

小说截取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从事戏剧创作的一段生涯，叙述了他在这实为其人生最低谷的五年中经历的挫折失败，更重要的是，他如何从灾难性的打击中涅槃重生，在不断的反省中摒弃对“作者！作者！”的追慕，而体悟到“作者，作者”的真正份量。

1890年代初，亨利·詹姆斯陷入职业危机：作为小说家的他在公众视野中渐渐消失。之前他的小说销量就一直不高，现在更降到区区20本。出版商和杂志编辑对他的作品都不再有热情，有时支付他的稿酬低到有如羞辱。他承受着文学抱负受挫和经济拮据的双重压力。英国某剧院邀请他改编其小说《美国人》上演，燃起了他的新希望。虽然舞台剧《美国人》算不上多大的成功，经济收益方面更是得不偿失，但詹姆斯仍然满怀希望地接连创作了5个剧本。这些剧本不是被无期地拖延，就是干脆被拒。最终得以实际上演的《居伊·多姆维尔》(1895)，更是詹姆斯一生遭遇最惨痛的滑铁卢。剧终时，他在观众的高呼声“作者！作者！”中上台谢幕，却遭到后座（社会地位较低的）观众的喝倒彩（喜爱王尔德式愤世俗气喜剧的伦敦观众，很难接受这部展现伦理困境、宣扬自我牺牲和放弃的戏剧）。这一羞辱使他极为痛苦，一度想到自杀。是自我检视和反思挽救了他。他从周围一些人事中得到启发，学会在极端的压力下保持尊严，接受失败，不再以自我为中心，重新投入扎实的小说艺术中去，追求完美而不计名利。

一个人的失败感常因别人的成功而加剧。嫉妒成了戴维·洛奇笔下的亨利·詹姆斯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他总是不能完全敞开心扉接纳同为作家的红颜知己费尼莫尔·伍尔逊小姐，嫉妒心也是原因之一。费尼莫尔小说的巨大销量令他耿耿于怀。另一部关于嫉妒的戏剧上演于他和好友乔治·杜默里埃之间。杜默里埃原为《笨拙》杂志的漫画作家。七十年代末两人相识，遂成莫逆。两位好友在九十年代中期的职业生涯所构成的反讽颇具戏剧性。杜默里埃也承受着极大的职业危机感：他已有一目失明，另一只眼睛也正在衰退，而他还有一大家子要养活。在詹姆斯的鼓励下，他开始小说创作。没想到，杜默里埃的那些根本达不到詹姆斯的小说艺术标准的小说却卖得很好。他的第二部小说《特丽尔比》(1894)成为“最畅销书”，在英美两国的总销量达25万册，小说改编的舞台演出也很轰动。“特丽尔比”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特丽尔比”牌鞋帽、香肠等等充斥美国市场，美国一新建小镇甚至取名为“特丽尔比”。作者杜默里埃一夜暴富。但他并没有享受到多少益处，或从中得到多少快乐：1896年他便因病去世。《特丽尔比》的成功先是令詹姆斯嫉妒，在克服嫉妒后，特别是在好友去世后，他开始对此现象进行思考。他的结论是：正是《特丽尔比》害了杜默里埃。他在为杜默里埃所写的纪念文章里愤然陈词：“……这样的舆论暴行……用巨大的庸俗将他遮蔽得暗无天日。这变得仅

仅是一阵密集的声音，是成千上万情感愚钝的报纸在嗡嗡作响，是成千上万嚼舌头的人不负责任的闲言碎语。做成一件事的喜悦没有了，一切美好的感觉，一切隐私，和一切神圣的感觉都被剥夺了。”

其时“畅销书”这样的名词还刚刚出现，“排行榜”还是令人称奇的新鲜事物，所以亨利·詹姆斯这样对艺术造诣孜孜以求的严肃作家会无法理解怪异反常的市场现象，而杜默里埃这样无心插柳却被市场狂热追捧得似乎殊荣备至的作者也一时难以适应。杜默里埃在不安中谢世，而詹姆斯受着嫉妒的煎熬，直至他慢慢明了艺术作品与市场的关系（或者说没有关系），看透由市场传达的名利，从而不断修正自己的心态，更准确地界定自己的文学理想：“现在，他对永远当不了真正的大众作家，或不能像可怜的杜默里埃那样写一本‘畅销小说’，已经感到心平气和了。过去几十年间，英语世界的文化中出现了一些情况，几种各不相同但又渐渐汇聚的力量引发了强烈的震荡，有阅读能力的人口分布在扩展，单位比例却在下降，民主制度正在削平所有的差别，资本主义的能量正猛烈释放，新闻和广告业正使人们的价值观发生扭曲，这一切都使艺术从业者不可能像司各特、狄更斯和乔治·艾略特在各自的黄金年代那样，写出既有优秀的艺术品质，又为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品。‘谁会走运谁富有，/谁能爬到树梢头？’他这辈子不可能发财，但是，当兰姆舍落到他手里时，他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况且，能让人坐在顶端，怀着取得成功的满意心情往下看的树也不止一棵。”

本书的另一重要线索是亨利·詹姆斯与费尼莫尔·伍尔逊的感情纠葛。两人自相识始便互有好感，在感情上时有互相试探之举。虽然詹姆斯对费尼莫尔在情感上有所依赖，也倚仗她在文学鉴赏方面对自己的建议和鼓励，但他还是坚决与她保持距离，不让她对他在婚姻上有所期待。在詹姆斯看来，结婚的义务与对文学造诣的追求是不可比的。而且，婚姻不可避免就是要放弃个人自由，而他需要自由到自私的地步——他需要忘我地投入艺术。他一直向费尼莫尔强调婚姻和艺术之间的利益冲突。1895年费尼莫尔的自杀，给亨利·詹姆斯极大震撼，使他深深地负疚和后悔。他自问，为了艺术成就而付出情感代价，他是否已变得内心干涸？费尼莫尔的死是否在告诉他，他的一生并不完整？特别是在经受过《居伊》的惨痛打击后，他反省到：“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利用了她，把她当知己，当参谋，当获取道义支持的源泉，可是他从来没有以同样的支持回报过她，他从没有在她焦虑和怀疑自己的时候，对她说一些全心全意的、不顾事实的、花言巧语的赞扬话，以此来抚慰她的伤痛。”

这是一部记述心灵成长和参悟过程的书，是一部灵魂的传记。戴维·洛奇声称“几乎所有在作品中发生的故事都建立在事实上，一切有名有姓的人物都是真实的，”他引用了当事人的专著、戏剧、文章、信件、日记，只是在再现人物所思所感所说时，行使了小说家的特权。而本书的力量恰在于，作者利用这些原始材料进行自己的思考，并化作亨利·詹姆斯式的意识探索和心理描写。洛奇强调这是一本小说而非传记，也许正是因为他的意旨不只在亨利·詹姆斯的人生经历，更在于他从人生磨难中参悟到的智慧——这智慧或许更是作者戴维·洛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参悟到的。

作者：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萧萍
本文原载《外国文学动态》2007年第5期

[网站导航](#) | [意见反馈](#) | [投稿指南](#) | [联系我们](#) | [招聘英才](#) | [最新招聘启事](#)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联系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数字信息室 邮编：100732

